

春节前,四乡八镇的乡亲都会云集赤水河畔的茅台镇,他们骑着摩托车来,或者开着小皮卡来,卖完刚杀的半扇年猪,或者一车柑橘,老乡都要到醋厂开设的直销门店,打几壶醋回家。

好奇的我,绕行到醋厂敞开的后门张望,原来,那里有一个比足球场还大的场院,盖有密封盖子的上百个大醋缸,像出征的士兵一样整齐排布,空气中散布着浓郁的酸香,而这种冲烈的酸香闻起来,竟有奇妙的回甘。

见我好奇张望,一位手持木铲前来翻缸的老师傅朝我微笑,他轻拍其中的一口大缸,骄傲地说:“朝西的这排大缸,里面装的醋坯已经暴晒了两年半,今年夏天就可以淋醋了。出了赤水河这块黄金河谷,就算有一样的太阳,一样的草药,一样的米和麸皮,都不会有我们这种茅台级的醋了,赤水晒醋,可以倒在杯子里细品。老人们都说,孩子贪吃积食,用温开水调一勺晒醋吃,只要半天,孩子就不会腹胀难受了。”

老醋工一家三代都在此地晒醋,对醋的发酵工艺倒背如流。原来,做醋需从栽种、采集中草药干起,担当醋曲的草药有20多种,包括野生麻黄、桂枝、香灵草等,采来草药,需要在太阳下暴晒一年以上,再按配方粉碎,调入大米和糯米熬出的粥中发酵,接着,将伴有酒曲的粥与麸皮按1:3的比例混合,铲入发酵槽,盖上草席,静静地等待微生物的奇妙作用。之后的整整三十天,无论晴雨,工人每天早晚各一次,充分地翻动发酵

太湖县城往西北两公里,有山绵延起伏,宛如游龙,史称“龙山”。龙山,北依四面尖,西临长河,山势绵亘浑厚,蜿蜒磅礴,势若游龙,龙头俯临深潭,整座大山就像一条俯首吸水的龙。

自唐以来,龙山便是“邑之名胜”“邑之巨观”。依山先后建有“览秀亭”“观风亭”“龙山宫”“智果庵”“观音阁”等多处亭台楼榭。星移物换,沧海桑田,龙山的古建筑历经兵燹,现仅存“观音阁”,但龙山依旧,夜雨常存。

龙山,形似一条卧龙,故名龙山。清末民初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、金石文字学家杨守敬《水经注疏》:“太湖县,泰始二年置县,在龙山、太湖水边。”说明龙山早有其名。龙山上布满巨石,远看光秃秃的一片,其实山上有许多景点。《太湖县志》记载:龙山“为湖邑主山,下有龙湫,深不可测,际夜波光岚气相

为摩荡,石上每宿留雨痕,为熙湖八景之一。山腰有古刹,其巅有希欧亭,平揖诸峰,俯临众水,四境皆可瞩望。下山数十步为龙宫,岁旱祷雨辄有应。迤北有岩,下瞰龙潭,缘岩多苦竹,邑人建观音阁其



太阳,草药与时间的恩惠

明前茶



月上中天 储永志 摄

物,这样才能制成醋坯。

接着,漫长又与众不同的发酵过程开始了——这些湿漉漉的醋坯装入直径一米的大缸里,表面压上一层白雪般的食盐,杀菌封口,要在露天环境下进行大约三年的暴晒。尤其在端午、中秋等微生物种群迅速壮大的黄

金时段,工人还要开盖进行暴晒。

在晾晒过程中,整个场院经历了一个又一个完整的春夏秋冬,赤水河畔云雾缭绕,风云变幻,看不见的微生物种群,在河谷中迅速发展壮大。晒院里的野花野草,自然枯荣,晒醋工们一般都不去干预它。这门技艺

世代传承,工人们的爷爷都交代过:酿造醋明亮复杂的酸香,与晒院里的这些小环境有关系。老一辈深信,赤水河畔的晒院里住着“醋神”,若把泥地铺上空心砖,把空心砖中钻出来的百草都薅光,或者干脆给晒场做硬化处理,惊动并得罪了“醋神”,晒出来的醋,味道也许就没法那么醇香又活泼了。

没错,连那些已经晒过几十年醋坯的老陶缸,也不能轻易换新。若是一批新缸要上马,必须将老缸中晒过两年的醋坯移来,再晒一年半,“醋神”才会青睐这些新缸子。

晒过三年,终于可以用山泉水淋出深沉又清亮的浓褐色醋汁,完了吗?没完,这些醋汁还需要舀入宽口的晒醋缸里,再晒上至少半年,直到醋汁浓缩成近乎黑褐色。每天晚上,夜露下来的时候,要给晒醋缸戴上一顶箬叶编的“大斗笠”,要确保微生物可以抵达陈酿的过程,而雨露、冰霜,不可抵达。慢慢地,浓郁酸香充斥着整个场院,连工人的粗布衣衫上,都有洗不净的醋味,绵、酸、甜、醇厚。回味悠长的醋,经历了1670天以上的完整等待,才成形了。

老醋工的爷爷活到87岁,父亲今年已经满90岁了,老醋工淡淡地说:他们一辈子都在拌料、晒坯、淋醋,炖肉煮鱼,拌和粉条,都少不了一口浓郁又顺口的醋。他们到了年纪很大的时候,依旧是一个消化力很棒的、有腱子肉的老头儿,一生都没有因重病住院。

龙山建“湖山一览亭”。现山崖上还留有“湖山一柱”的石刻。据说当年龙山夜雨就由此山崖形成。明朝知县翁溥在嘉靖十年于龙山建“观风亭”“笑云亭”。明朝永乐年间,县令吴炬曾在龙山建有“览秀亭”。清康熙五年,戴之瑾、周继志、王庭等在龙山建了“风俗亭”。清知县郭起元于乾隆六年建了“希欧亭”和“成云亭”。

最早的观音阁,只有龙王殿,殿的大门上,曾有一副楹联:“出家修行,何必远求圣经;诚意向善,此处即是名山。”龙王殿的北面,是龙山义渡的旧址。龙王殿的走廊建在悬崖峭壁之上,回廊伸出悬崖,悬在水面之上,蔚为奇观。因为滚水坝拦水,上游的河水到了这里形成了宽阔的河湾。在柳树下,靠近山崖的地方,有一奇怪的石洞,相传就是龙宫洞,又叫“龙潭”。相传,龙潭深不可测,有当地人曾潜到三丈深处,还远未到底。水底寒气彻骨。大旱之年,潭水也不干涸。龙潭在龙山下,川流逆折,为众水汇,相传为龙宫。

当地有神话传说,古时曾有人下到潭底,见到两条红色的鲤鱼,红鲤鱼将人引到一扇红门前,门便开了,他望见龙宫里金碧辉煌,正准备进去,突然被两条更大的金鲤拦住了,说他赤身裸体不能见龙王,他只得转身往回走。等到他浮出水面,上岸穿好衣服再潜下水,则什么也看不见了。

《太湖县志》还记载了关于明朝知县罗汝芳的一个传说:“知县罗汝芳任县令时,深爱县民,尝游龙山下,临深潭,有双鲤跃出,扬鳍吐沫,如献舞之状,取之,各系以金环,纵之深处。后汝芳每至,双鱼辄浮出,若知感者。古人谓信及豚鱼,然则侯之遗爱深矣!”

龙年说龙山

欧阳冰云

上,题曰小普陀。岩其麓有钓台,围以石栏,峭壁千尺,仰望可落帽。下有巨石浮水,多刻名人诗,字半剥落不可读。然山势绵亘深厚,石骨玲珑,文峰耸峙,墨浪潏洑,洵为一邑巨观。”

龙山下有突兀的“千尺之崖”,崖上有庙“龙山宫”,便是龙头。“千尺之崖”两侧,各有一座一丈余高的小山峰,像龙的两只角。庙的下面有两个对称的大洞,为龙的双眼。龙的两眼之间有一巨石凸出,便是龙鼻。下有一天然长石,一直伸到龙潭中央,活像一条卧于深山的龙伸出长长的龙须,在龙潭中吸水。

由于修建龙凉亭水库,龙头的原貌受到了一些破坏。据当地的老人回忆,龙头左侧原有一块大石头,约有60平方米,高约10米,从龙头向北延伸,上面平坦如砥,没有一丝裂缝,常有人在上面晒稻谷,故称之为“晒稻石”。龙头右侧,有一块奇石,远望像一头母猪,两个大耳朵耷拉着,大肚子拖在地上,故称“猪婆石”。龙头的北山岗上,有一块巨石,长约五丈,宽两丈,四角有石头撑着,像一屠凳。屠凳外侧有一白石头,就像一块猪板油,人们把它叫“猪油石”。在“猪油石”旁,还有一块大一些的黄色石头,形状似狗,仰着头,对着猪油,好像在舔屠凳,故称之为“黄狗舔油凳”。

龙头、龙颈及龙身上,布满各种峭崖怪石,青嶂峭壁上刻满了宋代,特别是明清时期许多文人的题诗,明代吕赞公有赞龙山诗句:“好鸟嚶

嚶知节候,奇花簇簇照人颜。数声牧笛青山外,一叶渔舟碧水间。”明代王守仁有《游龙山》诗:“探奇凌碧嶠,访隐入丹丘。树老能人语,麋驯伴客游。云岩遗鸟篆,石洞秘灵湫。吾欲鞭龙起,为霖遍九州。”清代状元赵文楷岁试刚罢,正值重阳节,结伴龙山希欧亭会饮,曾做五律一首:“醉把茱萸盏,黄花插满头。龙归一潭净,日落万山秋。急管惊栖鹤,长歌和饭牛。未知今日事,能续古人不?”

龙山旧有宋进士向荣墓及宋进士黄忱之岳母顾夫人墓。向荣为邑人,博通经史,饱有学问,曾在龙山结茅隐居,九十而卒,葬于山上。墓万历年间被山水冲毁,现仅存墓碑,碑有志。龙山最有名的还是清顺治间邑令李世治侧室王县云之墓。王县云红颜早逝,李世治忍痛将之葬入龙山之麓。于墓家四周广植桃树,并题墓门云:“云寄无端,偶为山川留玉佩;春归何处,可堪风雨问桃花。”后又在墓旁建有智果庵,供奉县云小像,并在县云埋香处置庵田30余亩,永为香火之资。赵文楷之子赵昀曾于庵中读书,见香冢依然,桃花又开,挥毫撰联云:“青冢依然,何处问美人香草;红尘不到,此间有流水桃花。”

龙山像一条卧龙,守卫着花亭湖的大门。由于它是县城附近第一高山,登临山顶,极目远眺,旷野平畴,尽收眼底,令人心胸开阔,心情舒畅。

明朝正德年间,知县杨浩曾在